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四十一回 于家園四莊主見色起意 河西務大英雄入都逢凶

詩曰：春郊一望碧迢迢，幾日前頭女伴邀。山似濃妝花欲笑，叫人焉得不魂銷。

外面說話的是張廣太的大拜兄李貴、二拜兄鄒忠。哥倆今天在酒館中吃酒，吃得高興，外邊下起一天大雪，弟兄會完酒帳，出離酒館。但見彤雲密布，寒風陣陣，瑞雪霏霏，天地一色。二人走至北後街，見柴扉半掩，雞犬無聲，只聽得裡面哭聲震耳。李貴說：「老弟，這是誰家的人？為什麼大雪天哭，是何緣故？」鄒忠說：「兄長，你不知道啊？這是咱們拜弟張廣太的二哥搬在這裡住。」又把張廣聚謀奪家產用意、分出張廣財來之事說了一遍，「咱們哥倆進去瞧瞧，就勢再問問三弟的事情。」

二人進了上房，給老太太行禮問好，又問了幾句張廣太走後的事，然後說：「二弟，你不會告他去？」廣財說：「我怕見官。家也分了，買賣是賠了，告他也無名。我打算要做個小買賣，又沒有本錢。」李貴、鄒忠說：「我們哥倆給你本錢三百吊，足夠你作小買賣用的了。」說罷，拿出錢票子來，交給廣財，二人告辭去了。二爺買了幾件棉衣服，再一過年，想作小本經營，自己把錢也吃完了。過了新年，李貴、鄒忠二人來拜年，還時常周濟，送錢、送米、送衣服。

今年時逢秋景，日月實在難過，朋友親戚雖則周濟，自己也不能去找了。今天清晨起來，先去打一挑青草，在街上去賣了錢好飯，家內老太太與二奶奶還等他哪。天有巳正，方到十字街，正遇廣太。此時廣太可認識他二哥，他兄長不認得廣太，這是為何？廣太離家之時，年才十六歲，還是學生哪，身材未長成了，麵皮也白；此時年歲也大了，身材也高了，模樣也改了，就不似以前的樣子了，故此不認識。

廣太在那裡站著瞧，也不言語。見他二哥挑著一挑青草，在那飯鋪門首放下，說：「掌櫃的，你要青草不要？要青草，我給你們挑進去。」從裡邊出來了一人，年約二十多歲，身穿一件藍布半大褂，白襪青布雙臉鞋，出來說：「張老二，我們昨天買了你一挑草，馬吃了拉稀，驢吃了上渴，你快挑了別處去賣吧。」說的好些個不在行的話。自裡邊出來了一人，年約三十有餘，身穿青洋縐大衫，青縐中衣，薄底青緞快靴，手拿平金一百單八將扇子。三爺一瞧，認是二爺鄒忠，站在那裡說：「二弟，你把那青草擱在那裡，咱們哥倆去到裡邊坐著說話。」二爺把草挑兒放下，跟著進裡邊去了。三爺也跟著進去了，到裡邊找了一個座，把一個破草帽兒望旁邊一放。又一瞧，大哥李貴在那邊與他二人坐在一處，要酒要菜。又要了幾樣菜，與家中老太太送去。

李大爺又問起廣太的下落，廣財說：「自那年八月十五日晚上走，我也不知道。後來我們家裡的說，是他與我大嫂子二人把他放走了，直到如今八年有餘，並不知下落。」鄒二爺說：「你不會告你大哥去嗎？何必受這個窮困！衙門內都有我哪，你二哥在縣署當差，還給你托不了一個人情？再者說，廣太三兄弟也不知是死是活。」

三爺聽到這裡，慌忙過去說：「三位哥哥，小弟張廣太有禮！」大爺李貴一瞧，廣太身穿白布破汗褂，舊藍布中衣，破襪子、舊鞋，一臉灰法，窮窮氣氣的樣子。鄒二爺說：「三弟，你這幾年往哪裡去了？我與大哥時常想念於你。」三爺說：「小弟自由家中走後，到了天津，受了困，拉了幾年船纖。今年我由通州前來，想要回家，又沒衣服。方才在這裡喝茶，聽見你們哥兒幾個說話，我方過來。一則我問問我母親生死，二則我打聽家中事情如何。」李貴說：「賢弟，你早就該回來，我這裡門秤兩行的管帳之人，俱是外請的，要有賢弟，何必另用別人？」又把張廣聚謀奪家產之事細說一遍，然後說：「三弟，你喝酒吧，喝完了先到我家裡，叫剃頭的剃剃頭，洗洗澡，換好了幾件新衣服，然後我邀些個人，與你二哥跟著你找他分家去。如要好好的說理便罷，他如要是不說理，咱們就拆他，拆完了咱們就先告他去。到了那時節，我們自有道理。」廣太說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也不用換衣裳，也不必剃頭，我就是這樣去找他去，看他跟我如何。如要是念弟兄的情義，我有主意。」又望他二哥說：「哥哥，老太太當時跟著你，在背後街住哪？你先回去稟明老太太，我隨後先去找大哥，問問他為什麼沒有手足弟兄之心，不奉養老太太？然後我再問他祖父的遺業，也得平分，不能你說賠了就完了。我今天與他算算帳就是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往外就走。李大爺說：「我二人去邀人去，廣聚糧店再見。」他二哥廣財還攔著三爺，不叫他去。